詩經傳說彙纂

小雅

十七

ウ12
2515
100-60

門口二12
號2515
冊100-60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洛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集傳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許氏謙曰。竊脂。見小宛。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反

集說　鄭氏康成曰。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人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轍曰。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朱氏公遷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益爲興也。○朱氏謀瑋曰。桑扈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張氏彩曰。觀卒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樂胥亦當指燕飲之時爲言。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阜郢

集傳　興也。領。頸屏蔽也。王氏安石曰。屏之爲言其能爲物。禦外以蔽內也。

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輔氏廣曰。爲諸侯者。外有文章。內復和樂。固天子之所喜也。則願其承上天之祜福。爲萬邦之屏翰。宜矣。○呂氏柟曰。領者。上輔元首。下統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朱氏道行曰。懷萬邦者。天子也。屏萬邦之撫柔以安天子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　百辟音璧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　受福不那。

集傳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

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劉氏瑾曰。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竝倣此義。

集說 王氏安石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爲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

意。

兕徐履反 觥古橫反 其觩。音求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 萬福來求。

集傳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朱子曰。觩。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觓。與此字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飲燕之時。交際之間。略不敢少有傲慢之意。則其福祿之來。又有不待於求而得之者矣。彼交匪敖。亦有戒意。○何氏楷曰。君子謹守侯度。位雖高而不驕。情雖通而不肆。雖非有意於斂

福。萬福皆來就而聚之。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

總論 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衛人。三章。言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集說 陳氏櫟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興也。鄭氏康成曰。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崔氏

集傳 興也。鴛鴦。匹鳥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豹曰。鴛鴦。鳧類。雄雌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孔氏穎達曰。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荅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爲興。○唐氏汝諤曰。君子萬年。福祿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集傳 興也。石絶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陸氏佃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仰。右翼。故今鸄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遐。遠也。久也。

集說 朱氏道行曰。鴛鴦在梁。則宿而不飛矣。以宿之戢左翼而舒其右以捍外。興君子斂小心而久於位以無危。此宜福祿根源。○胡氏紹曾曰。鴛鴦之靜也。靜亦何患。君子之安安而止也。與時俱息。凝然以受遐福。而又何不宜哉。

○乘繩證反馬在廄。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

集傳 興也。摧。莝。秣。粟。許氏謙曰。莝。與摧同。說文。莝。斬芻也。秣。食馬穀也。艾。養也。

集說 黃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叶徂爲采臥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宣佳土果二反之。

集傳 興也。綏。安也。

遐福。

集說 顧氏起元曰。綏者。無爲而治。恭已南面也。○朱氏道行曰。綏訓安。不專是安身。舉世泰寧。方是君子遐福。

總論 輔氏廣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佐曰。上下交而德業成。觀有周盛時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荅其君。殆與唐虞賡歌之意同也。

有頍 缺婢反 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 蔦音鳥 與女蘿。力多反 施以豉反 于松柏。叶逋莫反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 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 懌。叶弋灼反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張氏彩曰。許氏慎曰。頍即古規字。規。爲員者。弁之貌也。弁。皮弁。孔氏穎達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曹氏粹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桑扈之什

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劉氏瑾曰。本草。一名寓木。凡桑槲樹。樺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沈氏萬鈳曰。圖經云。寄生是烏烏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陸氏璣曰。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孔氏穎達曰。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朱氏公遷曰。此。於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集說 輔氏廣曰。有頍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其弁頍然耳。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以興起下二句。此則興體。至於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又爲比體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當極其親厚之意耳。以蔦蘿施于松柏。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則其體之也切矣。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其與之也深矣。○朱氏公遷曰。松柏以異姓爲骨肉。蓋若此矣。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兵命反叶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輔氏廣曰以時爲善何也

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惙惙憂盛滿也臧善也

集說 陳氏推曰大倫之樂既敘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母之昏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昏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穎達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疑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

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日之歡。

篤親親之意也。

集說　劉氏辰翁曰。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季氏本曰。言甥舅之親也。無幾相見。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蓋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

總論　朱氏善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意也。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緜依附之意。以雪之先集維霰。比老至之驗。方其纏緜。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歡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眞情之所不能已也。○姚氏舜牧曰。凡燕飲。洽彼此之情。況兄弟親戚。其情尤不可解者。故此詩先問其所與燕者。始敘其所爲燕者曰。此我之兄弟也。甥舅也。然後道達其情。必先悅懌而有藏。樂酒而維宴。此其情意極款洽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集說　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頍弁。猶常棣之志也。

間關車之舝 胡瞎下介二反 兮。思孌 力兗反 季女逝 石列石例二反 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 叶羽已反 式燕且喜。

集傳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

則設之。董氏逌曰。案說文。鞏鍵也。故謂之關。又曰。鞏。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其說本此。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鞏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而不失其正矣。○朱氏善曰。思變季女。則男至女家而親迎也。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季氏本曰。言我所以思變然之少女。而貫鞏以往迎者。特以德音之善。而欲其來會耳。凡人之德。賴友以成。既得季女之賢。自足以助我成德。雖無好友。而式燕且喜矣。此則以得賢女爲慶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交反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集傳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陸氏佃曰。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字說曰。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辰。時。碩。大也。爾。卽。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黃氏佐曰。來教只是贊內治意。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季女之碩女。言其德之碩也。○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實有是德矣。故疊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季氏本曰。言平林茂木。有文采之鷮。集而依焉。喻已有碩女。能及時來配。而以令德教我也。如此。不唯可以得其燕安。且有以成我美譽。則碩女之德。誠可爲全。而我之好是懿德。寧有厭射之心乎。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　式歌且舞。

集傳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令德。此言無德與女。蓋美燕喜燕譽之意也。故又冀其飲食歌舞。以荅其新昏而謙以承之也。

○陟彼高岡。析。星曆反　其柞。才落反　薪。叶音襄　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　兮。鮮。息淺反　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　兮。

集傳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集說　顧氏起元曰。析薪而其葉湑。所得副所求。故以爲興。鮮。我覯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蓋惟其令德世不恒有。故云然。我覯。即上文令德來教。我心寫。即上文燕樂無厭。飲酒歌舞等事。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户郎反止四牡騑騑乎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輔氏廣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朱氏公遷曰。既鄉道而行矣。可中道而廢乎。是以不能自已也。意謂山必陟巔。道必涉畿。學必至於極。然後止。此推廣而爲學者言之耳。

集說錢氏天錫曰。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慰心。○何氏楷曰。此興季女之賢。可爲師法。與令德來教相應。

總論輔氏廣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得之有譽。故好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詞。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於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略耳。○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爲歡之無

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集說 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汚穢能變白黑鄭氏康成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許氏謙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人聽下言變白黑意蓋如此樊藩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樊圃之樊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青蠅之爲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也○陳氏鵬飛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行且至於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集傳 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
○ 朱子曰。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 嚴氏粲曰。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
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 讒人罔極。構古豆反 我二人。

集傳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已與聽者爲二人。

集說 陳氏櫟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於罔極也。○張氏彩曰。枝葉之繁密者。無過於榛。而蠅亦集其中。喻人之情好雖密。而讒人無不能離間其間也。

總論 程子曰。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曰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何氏楷曰。羅願云。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其讒。故首章但云毋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集說 劉氏瑾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

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
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 籩豆有楚。殽。户交反 核。户革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 鐘鼓既設。叶居質反 舉疇。市由反 逸逸。大侯既抗。叶郎反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 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穎達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

籩豆有楚。殽。鄭氏康成曰。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孔氏穎達曰。籩豆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孔氏穎達曰。言衆賓之飲酒。又咸儀齊一也。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明賓主皆得其宜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入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康成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劉氏瑾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爲更整理之耳。舉疇。

舉所奠之疇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能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李氏如圭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劉氏瑾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爲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一幅。以爲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

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爲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爲質。畫雲氣爲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劉氏瑾曰。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劉氏瑾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上下左右綱。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毗至反。其耦也。鄭氏康成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李氏如圭曰。三耦。使大夫士爲之。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孔氏穎達曰。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已功。故以獻爲奏也。發。發矢也。

的。質也。孔氏穎達曰。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祈。求也。禮記射義求中以辭也。所以養病也。爵。酒者。所以養老求中以辭養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音寘也。儀禮。卒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下。注。豐形。蓋似豆而卑。○衞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醻爵。劉氏瑾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醻爵之後也。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其劫發。孔氏穎達曰。大射禮注云。各心競云。我友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以此求爵汝也。

集說　輔氏廣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言其坐次之有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鐘鼓既設。言其樂之備也。鐘鼓舉醻逸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舉醻謂旅酬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其射之命中以辭爵辭養也。○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賓初即席。未射而飲。如此其悉飲也。及將射。則遷堂上之鐘鼓於堂下。以避射位。而舉席前之爵以行旅酬。是將射而飲。又如此其從容也。及弓矢張。衆耦同。各心競云。我務中的。祈爾以飲此爵。不曰罰而曰祈。言借以勸飲耳。是方射而飲。又如此其謙和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　烝衍苦旦反　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　音拘叶求其二音　室人入又。叶由怡反叶酬時二音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音洛　各奏爾能。叶奴金反　賓載手仇。

集傳　賦也。籥舞。文舞也。毛氏萇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烝。進。衍。樂。烈。業。治。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穎達曰。百禮。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朱子曰。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仇。讀曰逑。許氏慎曰。逑。斂也。釋文。斟。音拘。挹取酒也。室人。有室家之事者。謂佐食也。孔氏穎達曰。佐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儀禮。特牲。衆賓長爲加爵。○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注於爵也。○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入又。亦加爵以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獻尸也。仇。挹於罍也。酌。體也。呂氏祖謙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

康音抗圭。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崇。高也。康。舉也。舉圭於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康。坫之上也。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蔌。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徙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佚爲樂也。○王氏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簫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劉氏瑾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愼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遠反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遠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集傳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毛氏萇曰。反反。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劉氏奭曰。賓主各有定位。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賓主可得而易

也。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穎達曰。謂慎禮而密靜。**怭怭**。媟音薛**嫚**音曼**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范氏處義曰。上二章。既言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謂今之飲酒。始即席。固亦溫溫而恭。有足觀者。奈其未醉。則威儀皆顧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寧。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僊僊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既醉之後。則怭怭而媟嫚。此之謂爲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反**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

傲傲。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僛僛**。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集傳　號。呼。呶。讙也。孔氏穎達曰。唱叫也。**傲傲**。傾側之狀。郵。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僛僛**。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鄒氏泉曰。賓能節飲。而謹德之名著。主能善燕。而親德之譽揚。所謂並受其福也。**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

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僊僊。則非徒不能止。爲差降也。○蘇氏轍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姚氏舜牧曰。德是人之所以自立者。使亂其威儀而喪德。是自伐也。儀與德正相照。凡有令儀。喪失其儀。卽爲伐德。小宛大夫以壹醉日富爲戒。而歸之維令儀。儀德爲戒。而歸之敬爾儀。此以是謂伐德爲戒。而歸之維令儀。儀之關於酒德也如是夫。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

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古音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矧敢多又。叶夷益夷豉二反

集傳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董氏逌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愼禮如此。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爲司正。燕禮曰。射人爲司正。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蘇氏轍曰。羖未有童者。識記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識。記也。

○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

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告之使勿大怠。蓋凡溺於酒者。其病只在怠。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應前章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姚氏舜牧曰。三爵不識二句。正與首二章相照應。首章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禮射而飲。未有過於三爵者。次章云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言祭畢而飲。亦未有過於三爵者。茲燕飲者。屢舞而不知。號呶而無節。伐德喪儀。莫此爲甚。則觥觴交錯之所使也。故立之監史以警戒之。而終之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蓋教之但如射飲獻酬之合禮。叶不可至於大怠也。

總論 許氏謙曰。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姚氏舜牧曰。大抵酒之爲禍。嘗在於賓筵。故詩首說賓之初筵。舉爲射而設者。其禮儀卒度。而無亂次。及祭畢而飲者。其儀度一歸於禮而無亂。方提燕飲之賓筵。始乎治。卒乎亂者。再三以深致其戒云。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集傳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

公飲酒悔過也。韓氏嬰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劉氏瑾曰。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顚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愼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愼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爲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案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集說　董氏鼎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爲子孫法焉。○劉氏瑾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爲父母慶。克羞耆。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眞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

集傳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毛氏萇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豈。亦

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黃氏佐曰。此以樂得其所爲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集說 劉氏奭曰。夏月水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也。有頒其首者。出遊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朱氏道行曰。魚藻。諸侯據所在以起興。而誦美其與下之仁。豈樂飲酒。猶有前王厭厭之遺風焉。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集傳 興也。莘。長也。

集說 劉氏奭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許氏謙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固易韻以反覆其詞。然其意亦疑有異。上章樂而飲酒。樂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集傳 興也。那。安。居。處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呂氏柟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

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姚氏舜牧曰。豈樂飲酒。是始其樂。飲酒樂。豈是終其樂。有那其居。則安然以享此樂之無已。

魚藻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震曰。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同。因詩序以爲刺。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三味此詩。初無此意。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音古本反甫

集傳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爲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羅飾之。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諸末。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音袞龍也。黼。如斧形。刺。七亦反之於裳也。呂氏祖謙曰。上公之服九章。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鄭氏康成曰。一曰龍。

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衮四章。侯伯鷩音驚。凡九也。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康成曰。鷩畫以章。衮四章。凡七也。子男毳尺銳反　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衮黼黻。鄭氏康成曰。毳畫虎雉。謂宗彝孤卿絺知聲　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衮黼黻。鄭氏康成曰。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衮二章。凡三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衮而已。鄭氏康成曰。玄冕者。衣無文。衮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此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集說　朱氏善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顧氏起元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袞及黼。有袞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而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也。

○觱音必弗胡覽反沸檻泉。叶才匀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

嚶呼惠反戛七南反騤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集傳興也。嚶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梁氏益曰。爾雅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檻泉。正出。公羊傳作濫泉。涌出也。芹。水草。可食。陸氏佃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之美。淵淵。動貌。嚶嚶。聲也。王氏安石曰。嚶嚶。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鬳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於檻前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可以觀其旂矣。既望其交龍之旂。淵淵然飛動。又聞其鸞鈴之聲。嚶嚶然中節。又見其驂騑之來。則知諸侯至於此矣。○顧氏起元曰。此言始來朝之儀。以見錫予之由也。○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下土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集傳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鄭氏康成曰。邪幅。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氏穎達曰。

滕。絨也。名行滕者。言行而絨束之也。○陳氏鵬飛曰。帶裳幅鳥。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拜觀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偏。見於天子。恭敬齊。咨齋二音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集說　蘇氏轍曰。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朱氏善曰。禮以齊遬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卽福祿之所申也。○鄒氏泉曰。此章。正是入覲之事。匪紓以上。言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姚氏舜牧曰。人臣之土交。敬而已。敬則謹嚴整肅。莫敢一事之少紓。紓則怠緩而不恭。未有不取譴於天子者。此言彼交匪紓。福祿申之。信知土交須敬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集傳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穎達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集說　劉氏瑾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姚氏舜牧曰。殿邦。是與之之詞。蓋卽其來朝匪紓者。信其能鎭定天子邦家。而爲萬福之所同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腡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集傳　興也。紼。繂音律也。孔氏穎達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纚。維也。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腡。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輔氏廣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厎蘊也。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腡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詩意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黃氏佐曰。此章。興至腡之。舟之不定者。必纚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葵之。是於交際之匪紓。而度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也。○唐氏汝諤曰。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

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時敬。而在道時已敬。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爲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爲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爲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衮黼。福祿申重。亦既優渥矣。至於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奪隆殺之義。而當時侯度之恪。於赤芾邪幅閒著其匪紓之節。千載之下。想見九重之遐。若咫尺焉。

故可以懷諸侯治天下也。

駪駪息營反 角弓。翩匹然反 其反叶分遷反 矣兄弟昏姻。無

集傳 興也。駪駪。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穎達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駪駪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集說 歐陽氏修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人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徐氏光啓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疏便遠。言當黽勉同心之意矣。

○爾之遠叶於圓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集傳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

集說 李氏樗曰。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王苟遠之。則民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同上

集傳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綽綽有裕者。交相愛也。交相爲瘉者。交相惡也。○輔氏廣曰。交相病。言交相讒害也。集傳以爲指讒己之人者。言其病己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集傳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朱氏公遷曰。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於已斯亡。則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

○老馬反爲駒。叶去聲 不顧其後。叶下故反 如食音嗣 宜餧。於據反 如酌孔取。叶音娶

集傳 比也。餧。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蒲拜反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朱氏公遷曰。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集說 蘇氏轍曰。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克也。○王氏質曰。食量所餧。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而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許氏天贈曰。上喻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勝任。下喻小人不知足。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音蜀叶殊遇反

集傳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毛氏萇曰猱猨屬○邢氏昺曰善攀援樹枝不待教而能也涂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涂之上加以泥涂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集說 劉氏彝曰小人之爲不善皆爲所自能今又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涂涂附其墮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

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是之爲徽猷○呂氏祖謙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睍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莫肯下遐稼反遺式居婁力住反荀子作屢驕

集傳 比也瀌瀌盛貌睍睆也曰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劉氏瑾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讒佞之人貶之則少退引之則日長必宜下遺之爲是莫肯下遺則必自處於敖惰矣

○顧氏起元曰。此章喻明能消讒。而王反長之。式居婁驕。言王信讒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

○雨雪浮浮。見睍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集傳 比也。浮浮。猶漉漉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濮人髮髦。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音義同。

集說 顧氏起元曰。讒言殘害。滅棄禮法。我是用憂。憂世變之趨也。

歐陽氏修曰。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也。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

角弓八章章四句

集說 劉氏瑾曰。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集傳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視其君如上帝。本知所尊也。然王甚威神。畏之而不敢近。使我朝王。則王室其可定乎。然其後必求我而無已。將反有所不堪者焉。則又不可不慮。此其所以不肯來朝也。然亦豈得已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戰國策作也

集傳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集說　李氏樗曰。無自瘵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顧氏起元曰。過分者。取之於常法之外。而物有所難繼。困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所以無自瘵者。不忍其予邁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集傳 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集說 朱氏公遷曰。鳥飛有所止。王心無所極。以意相反而爲興也。○唐氏汝諤曰。凶矜。卽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弭。責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

總論 朱氏公遷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

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集說 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嘗聞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如菀柳之所刺者。春秋書天王求車。亦此詩之指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集傳 賦也。都。王都也。鄭氏康成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穎達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人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也。黃黃。狐裘色也。鄭氏康成曰。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爲士者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爲法也。○輔氏廣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租悅反

直如髮。叶方月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集傳 賦也。臺夫音扶須也。許氏謙曰。臺見南山有臺傳。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陸氏德明曰。綢。密也。○朱氏公遷曰。綢直言其多而不曲局也。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集說 嚴氏粲曰。言都人之男子。以臺草爲笠。以緇布爲冠。撮持其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爲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疾時奢淫。故我不見如此之風俗。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 結。叶繳質反

集傳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蘇氏轍曰。充耳。瑱也。實。塞也。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其吉反 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

孔氏穎達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劉氏瑾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爲世所稱也。何氏楷曰。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結故有積義。

集說 姚氏舜牧曰。尹吉。周之著姓大家。凡國俗之趨向。大抵都效大家之所爲。故詩人特稱之。○徐氏常吉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 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初邁反

集傳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穎達曰。禮。大帶垂三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也。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音釋蟲也。尾末揵音虔然。似髮之曲上者。陸氏德明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揵。舉也。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彼都人士。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尾。言其容儀有法也。我今不見士女如是儀飾。是故中心思之。欲從之行也。○徐氏光啓曰。言從之邁。與行歸

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集傳　賦也。旗。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旗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集說　輔氏廣曰。後二章。但言其帶與髮者。以見此猶不可得而見。況於言與德乎。○徐氏光啓曰。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槩可知矣。

總論　鄧氏元錫曰。都人士。慕舊都化也。化自上始。服其服。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實以君子之德。民望而歸之。非化成俗美。孰能與於此。今邈不可見矣。慕之至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集傳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郭氏璞曰。蓘蓘蒘也。今呼鵝腳莎。○董氏逌曰。楚辭曰。蓘蓘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蓘。蒘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蓘矣。兩手曰匊。局。卷音權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集說 蘇氏轍曰。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音占叶都甘反

集傳 賦也。藍。染草也。孔氏穎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集說 李氏公凱曰。君子久役。婦人獨處。往采藍草易得之物。而終一朝之久。乃不滿一襜焉。是其憂思而不專於事也。因慨歎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爲歸期。今六日而猶不見焉。如之何而勿思。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綸之繩。

集傳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綸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於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繙繩於竿。今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敘叶音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集傳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鄒氏泉曰。上兼言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之文在下。接言之。蓋亦舉此以該彼也。

集說 董氏逌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姚氏舜牧曰。韔弓。綸繩。非婦人事。而況觀其所爲釣者乎。此蓋甚言思之至極耳。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爲之役。與之周旋不舍也。

總論 沈氏守正曰。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摹擬也。方采綠而忽思髮之曲局而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亦是大約言之耳。末二章。總是無往而不與之俱。意中事。詩中景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集說　郝氏敬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集傳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召伯能勞之也。蘇氏轍曰。宣王國申伯於謝。使召伯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也。○何氏楷曰。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飢渴。拊循勸勉。如天澤沃然。其勞也。蓋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集傳　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穎達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車也。周禮鄉師注。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

役既成而歸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何氏楷曰。蓋者。未定之辭。功既就。庶可言歸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嚴氏粲曰。二章。言營謝也。知役夫之營謝之功已成。蓋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姚氏舜牧曰。細玩我任我輦二章數我字。似召伯之所以勞之者。此民之樂爲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集傳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穎達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范氏處義曰。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朱氏道行曰。行役者。無不告勞。亦無不亟言還歸。今獨曰我行既集。便有欣然先竣役。而不敢以家念參者。召伯之激勸神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集傳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皇輿表。鄧州。今南陽府鄧州。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姚氏舜牧曰。征師。役衆也。人衆

而役大。非威信以號名鼓舞。有不能作其勇烈者。故曰名伯成之。○薛氏志學曰。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營之謂區畫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功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名伯有成。王心則寧。

集傳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名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王氏安石曰。原隰既平。則疆其溝洫故也。○張氏國民事爲重。故又以土田言之。當時宣王以則安也。朱氏公遷曰。徹申伯土田爲命。故云然。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徹申伯謙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天子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名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名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重言營謝之功。水土悉得其平治者。皆名伯成之。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安也。名伯之出。爲營謝耳。然謝功既成而上則有以安夫天子。報功之心。下則有以成夫師旅威武之勢。則其經畫之方。保綏之德。非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

總論 許氏謙曰。上公封之。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既喜謝邑之平治。頌名伯之成功。而歸重於王心之寧。忘已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耳。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鄒氏泉曰。首章言名公能勞其役也。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也。四章歸功於名公。末章則美其成功之大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集傳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姚氏舜牧曰。崧高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又云。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則申伯之功德可見矣。此王命名伯營申伯之宅。民爭勸而樂成之也。

集說 何氏楷曰。謝爲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已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 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

如何。

集傳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孔氏穎達曰。下溼曰隰。桑宜在溼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劉氏瑾曰。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集說 呂氏祖謙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鬱縛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集傳 興也。沃。光澤貌。劉氏彝曰。沃。謂長茂而光澤。如膏之沃也。

集說 鄒氏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集傳 興也。幽。黑色也。孔氏穎達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膠。固也。

集說 輔氏廣曰。德音孔膠。謂君子之德音。足以感人。使之甚膠固而不可解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見其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愛。亦本於此耳。

○心乎愛叶許既反 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集傳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董氏逌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將使何日而忘之耶。呂氏祖謙曰。邱氏人自道其愛賢之意。詩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

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此遂言誠愛之意。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於如此也。○姚氏舜牧曰。愛出於根心。即從而謂之。亦不能盡。但藏之中心。有不能終忘者耳。中心藏。正與心乎愛相應。

總論　黃氏佐曰。此詩。首三章。是屢興其日之喜。末一章。是極道其愛之誠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傳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陸氏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陸氏佃曰。末寤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曰白華。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集說　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朱氏公遷曰。宜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附錄　蘇氏轍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無不潔也。今申后之修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

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集傳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季氏本曰。天無雲則有露。有雲則無露。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爲層雲也。而英英如花朶然。則尤輕而不蔽。明矣。故其氣薄而易散。是不露而猶露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集說 嚴氏粲曰。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歸之天運。謂已所遭之不幸耳。

○滤符虐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集傳 比也。滤。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澮池之不如也。

附錄 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爲水名。○寰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澮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

○樵徂焦反 彼桑薪卬五綱反 烘火東反 于煁市林反 維彼

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郭氏璞曰。今之三隅竈也。○孔氏穎達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集說 程子曰。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于煁竈。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賤人也。維王之所爲如此。所以勞傷我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 視我邁邁。

集傳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何氏楷曰。懆。說文云。愁不申也。非一念之而已。故曰懆懆。邁。說文云。遠行也。王之視我。望望然不顧。若邁而又邁然者。遠之之甚也。

○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

何哉。

集說 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季氏本曰。宮者。深密之地。言鼓鐘于深宮。必聲聞于外。以比中有實德。則王必知之而有感動也。

此蓋反躬自責之辭。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 比也。鶖。禿鶖也。陸氏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鬬。好啗蛇。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閒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集傳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劉氏瑾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亟棲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謝氏枋得曰。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

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歩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反叶喬移反）兮。

集傳　比也。扁。卑貌。俾。使。疧。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集說　季氏本曰。人履扁石而卑。以比寵妾而賤。自賤如此。豈碩人所宜哉。故我以遠我爲病。非爲我之失愛也。正以王自失其所以爲尊耳。

總論　程子曰。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劉氏瑾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以一事爲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絶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

白華八章章四句

集說　李氏樗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泛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比也。緜蠻。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絶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

蠻也。阿。曲阿也。孔氏穎達曰。卷阿云。有卷者阿。是卷阿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集說　鄒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己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己也。○唐氏汝諤曰。止于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不勝。非不欲前。實不能前耳。故下遂致冀望之語。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比也。隅。角。朱子曰。丘隅。岑蔚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集說　郝氏敬曰。以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之而已。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比也。側。偏。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集說　張氏彩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

緫論 輔氏廣曰。徵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至爲鳥言以自比。而求所託焉。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郝氏敬曰。詩不敢直愬。而自託於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於人。黃鳥睍睆。應節趨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意也。○章氏甫曰。周之盛世。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縣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縣蠻三章章八句

集說 徐氏光啓曰。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苓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

幡幡孚煩反 **瓠葉**。采之亭之叶鋪郎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

集傳 賦也。幡幡。瓠葉貌。羅氏願曰。瓠。其葉可爲菜。○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采取之。又亨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王氏安石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兔**它故反 **斯首**。炮白交反 之。燔音煩叶汾乾反 之。君子有

酒。酌言獻叶虛言反 之。

集傳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有兔斯首燔之炙 音隻叶陟略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集傳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 叶薄侯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疇市周反之。

集傳 賦也。疇。導飲也。

集說 胡氏一桂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疇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疇。○張氏彩曰。一物而三舉之者。以禮有獻酢酬故也。酒三行而散。惟一兔首。益以見其約矣。

總論 杜氏預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姚氏舜牧曰。瓠葉之采享。兔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爲簡。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集說　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漸漸 竝士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 叶直高反 矣。

集傳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漸漸高石。與悠遠之山川。皆敘其所歷險阻之勞。○劉氏奭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

○漸漸之石。維其卒 在律反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 莫叶筆反 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集傳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集說　黃氏佐曰。不暇謀出。則甚於無朝旦之暇矣。

○有豕白蹢。音的 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郎反 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

集傳 賦也。蹢躅。舒緩貌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朱子曰。畢。叉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

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陸氏佃曰。犬喜雪。馬喜豕涉水波也。○胡氏一桂曰。畢星好雨。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豕涉入水。是在地爲將雨之徵。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歐陽氏修曰。謂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遑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

總論 輔氏廣曰。世之治也。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朱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入險。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霑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集傳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鄭氏康成曰。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集說 李氏公凱曰。周室將衰。如苕華之將落。芸然而黃。不能久矣。是以我心憂愁。而自傷所遇之如此也。

○苕之華。其葉青音子零反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集傳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蔫。明唯葉在耳。○季氏本曰。言我本不意所遇之世如此。若知我如此。則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

集傳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鄭氏樵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

豈可望其飽哉。

集說 朱子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向氏楙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總論 鄒氏泉曰。首二章言衰世難久存。而深致其感。末章言百物皆彫耗。而不聊其生。見其所以不能久存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集傳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集傳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集說 李氏樗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也。○朱氏公遷曰。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

○何草不玄。叶胡句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集傳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王氏質曰。草自黃而葉青。同爲時節之變。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

集說 李氏樗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言以我征夫爲非民乎。蓋以民視之。則仁愛之。必不至於久役也。今既不以民視之。故不復顧惜之也。

○匪兕匪虎。徐履反 率彼曠野。叶上與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集傳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無異乎。○王氏質曰。言不以民待下也。

○有芃芃。薄工反 者狐。與車叶 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 之車。行彼周道。

集傳 興也。芃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集說 李氏公凱曰。彼芃然之狐。循於幽草之中。則其宜也。今我何爲亦乘此有棧之車。而行彼周道之上。

乎。

總論 顧氏起元曰。此反覆傷已征役之不息也。首章。言役之重困。二章。言失其家室之樂。三章。傷其自同於物。四章。傷其物之不如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集說 輔氏廣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朱氏公遷曰。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